

南史演義

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余既勸草亭作北史演義問世自東西魏以至周齊及於隋初其興亡治亂之故已備載無遺遠近爭先覩之爲快矣特南朝始末未能兼載覽古之懷人猶未饜且於補古來演義之闕猶爲未備也乃復勸其作南史演義凡三十二卷自東晉之季以迄宋齊梁陳二百餘年廢興遞嬗無不包羅融貫朗如指上羅紋持此以續北史之後可謂合之兩美矣或謂南朝風尚賢者驚於元虛不肖者耽於聲色所遺事迹類皆風流話柄所謂六朝金粉是也載之於書恐觀者色飛眉舞引於聲色之途而不知返詎非作書者之過耶余應之曰嘻子何見之小也夫有此國家卽有興替而政令之是非風俗之淳薄禮樂之舉廢宮闈之淑慝卽於此寓焉其興也必有所以興其亡也必有所以亡如是而得者亦如是而失影響相隨若報復然閱者卽其事以究其故由其故以求其心則凡

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胥於是乎在寧可執金粉兩字概之耶且聖人刪詩不廢鄭衛亦以示勸懲之意是書之作亦猶是而已矣况荒淫侈靡之事正史亦並載之其能盡棄之否耶或無以應乃書之以弁於簡端
乾隆六十年歲在乙卯三月望前一日愚弟許寶善撰

南史演義目錄

第一卷	晉室將亡廊廟亂	宋家應運帝王興
第二卷	劉寄奴滅寇立功	王孝伯稱兵受戮
第三卷	楊佺期演武招婚	桓敬道興師拓境
第四卷	京口鎮羣雄聚義	建康城僞主潛逃
第五卷	扶晉室四方悅服	伐燕邦一舉蕩平
第六卷	東寇乘虛危社稷	北師返國靖烽烟
第七卷	除異己暗襲江陵	翦強宗再伐荆楚
第八卷	任諸將西秦復失	行內禪南宋聿興
第九卷	廢昏庸更扶明主	殺大將自壞長城
第十卷	急圖位東宮不予	緩行誅合殿弑親

- | | | |
|-------|---------|---------|
| 第十一卷 | 誅元凶武陵正位 | 聽逆謀南郡興兵 |
| 第十二卷 | 子業凶狂遭弑逆 | 鄧琬好亂起干戈 |
| 第十三卷 | 計身後忍除同氣 | 育螟蛉暗絕宗祧 |
| 第十四卷 | 輔幼主道成懷逆 | 殉國難袁粲捐身 |
| 第十五卷 | 沈攸之建義無成 | 蕭紹伯開基代宋 |
| 第十六卷 | 縱敗禮宮闈淫亂 | 臣廢君宗室摧殘 |
| 第十七卷 | 救義陽蕭衍建績 | 立寶卷六貴爭權 |
| 第十八卷 | 行亂政外藩屢叛 | 據雄封衆士咸歸 |
| 第十九卷 | 蕭雍州運籌決勝 | 齊寶卷喪國亡身 |
| 第二十卷 | 寶寅潛逃投北魏 | 任城經略伐南梁 |
| 第二十一卷 | 停洛口二軍瓦解 | 救鍾離一戰成功 |
| 第二十二卷 | 築淮堰徒害民生 | 崇佛教頓忘國計 |

- | | | |
|-------|---------|---------|
| 第二十三卷 | 伐東魏淵明被執 | 納叛臣京闕遭殃 |
| 第二十四卷 | 羊侃竭忠守建業 | 韋粲大戰死青塘 |
| 第二十五卷 | 賊奴背誓破臺城 | 諸王歛兵歸舊鎮 |
| 第二十六卷 | 陳霸先始興建義 | 王僧辨江夏立功 |
| 第二十七卷 | 侯景分尸懲大惡 | 武陵爭帝失成都 |
| 第二十八卷 | 魏連蕭督取江陵 | 齊納淵明圖建業 |
| 第二十九卷 | 慕容童紅霞失節 | 掃餘寇興國稱尊 |
| 第三十卷 | 廢伯宗安成篡位 | 擒王琳明徹立功 |
| 第三十一卷 | 張麗華善承寵愛 | 陳後主恣意風流 |
| 第三十二卷 | 陳氏荒淫棄天險 | 隋兵鼓勇下江南 |

南史演義第一冊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一卷 晉室將亡廊廟亂

宋家應運帝王興

粵自西晉之季。惠帝不綱。賈后亂政。宗室相殘。羣雄四起。天下土崩瓦解。遂至大壞。琅琊王睿。避難渡江。收集餘衆。以王導專機政。王敦總征討。江東名士。賀循顧榮輩。相率歸附。奉以爲君。卽位建康。遂開東晉之基。是爲元帝。其後遭王敦謀逆。鬱鬱成疾。在位六年而崩。子明帝立。會敦死。其黨皆伏誅。大亂乃定。明帝在位三年而崩。太子卽位。是爲成帝。庾亮王導卞壺。同受顧命。蘇峻反於歷陽。兵入臺城。卞壺戰死。庾亮出亡。天位幾失。賴有溫嶠陶侃諸賢。奮義起兵。入平內難。峻以敗死。晉室復寧。帝在位十七年。國家無事。及崩。二子俱幼。乃迎帝

弟瑯琊王岳爲嗣。是爲康帝。二年去世。太子聃卽位。是爲穆帝。其時桓溫都督荆梁等州。坐擁強兵。遙執朝政。出師平蜀。進封臨賀郡公。威名大震。朝廷畏之。時殷浩有盛名。帝引爲心膂。欲以抗溫。那知浩徒負虛聲。全無實用。出兵屢敗。溫上表廢之。由是大權一歸於溫。穆帝崩。無子。乃立成帝長子奕。是爲哀帝。帝在位四年。溫有篡奪之志。誣帝夙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穢亂宮掖。所生三男。皆非帝出。恐亂宗祧。遂廢帝爲海西縣公。迎會稽王昱登極。是爲簡文帝。帝美風儀。善容止。神識恬暢。然無經濟大略。謝安以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在位二年。常憂廢黜。俄以疾崩。太子曜卽位。是爲孝武帝。其時桓溫已死。桓冲繼之。盡忠公家。又任謝安爲相。總理朝政。安有廟堂之量。選賢使能。各當其任。內外稱治。太元八年。苻堅入寇。發兵八十七萬。前臨淝水。旗鼓相望。千里不絕。舉朝大恐。安不動聲色。命謝元。謝石。率兵八萬拒之。將士奮勇。大敗秦師。死者蔽野。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將至。心胆俱裂。虧此一捷。國勢遂固。

人皆謂安石之功。實同再造。那知良臣去世。君志漸侈。日復一日。漸漸生出事

來。

此叙明來路至方入本文

今且說孝武帝初政清明。信任賢良。大有人君之度。旣而溺志

於酒。不親萬幾。有母弟道子。封瑯琊王。悉以國事委之。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

酣飲爲樂。復委政於中書令王國寶。以故左右近習。爭弄威權。交通請託。賄賂

公行。朝局日壞。

帝委政道子。道子委政國寶。嘉靈君相。皆愚。

尙書令陸納。嘗望宮闕。嘆曰。好家居纖

兒。欲撞壞之耶。羣臣上疏切諫。帝皆不省。國寶旣參國政。竊弄威福。勢傾朝野。

却一無才略。唯以諂佞爲事。凡道子所欲。無不曲意逢迎。故道子寵信日深。一

日。道子色若不懌。國寶問故。道子曰。吾府中宮室雖多。苦無遊觀之所。可以消

遣情懷。國寶曰。易耳。

小人迎合。往往如是。

府吏趙牙。最有巧思。何不使闢東第爲之。可以

朝夕遊賞。道子從之。乃使趙牙於東第外。闢地數里。疊石爲山。高百餘丈。環以

長渠。列樹竹木。高臺傑閣。層出其中。臨渠遠近。皆築精舍。使宮人開設酒肆。其

間。道子與左右親臣。乘船就之。宴飲以爲笑樂。一日。帝幸其第。見之。謂道子曰。

府內有山。遊覽甚便。然修飾太過。毋乃太耗物力。道子默不敢對。帝還宮。道子謂趙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爲。爾必死矣。牙曰。王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盛。無忌憚帝由是惡之。國寶欲重道子之權。諷令羣臣奏請道子位大丞相。假黃

鉞。加殊禮。侍中車胤拒之曰。

正論

此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

相王在位。豈得自比周公乎。

侃侃

議乃止。帝聞大怒。而嘉胤有識。又道子爲太

后所愛。內廷相遇。如家人一般。每恃寵乘酒。失禮於帝。帝欲黜之。而慮拂太后

意。含忿不發。時朝臣中王恭。殷仲堪。最負重望。因欲使領藩鎮。以分道子之權。

臣不能自振乾綱而欲以臣制臣失策孰甚焉

一日王雅侍側。謂之曰。吾欲使王恭爲兗青二州刺史。

鎮京口。殷仲堪爲荊州刺史。鎮江陵。卿以爲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嚴於嫉

惡。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局量峻狹。果於自用。且幹略皆其所短。若

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一旦有事。必爲亂階。恐未可用也。帝不以爲然。

卒任二人爲刺史。由是君相疑貳。友愛漸衰。太后欲和解之。暗使中書郎徐邈。

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宜加深慎。瑯琊王雖有微過。尙宜宏貸。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其言。復委任如故。太元二十一年。長星晝見。羣臣進奏。勸帝修德禳災。帝正在華林園飲酒。見奏。起立離座。舉杯向天祝曰。長星我勸汝一杯酒。自古豈有萬年天子乎。那知妄希萬年天子即死目前左右皆竊笑。却說酒色二字。從來相連。帝則唯酒是耽。而於色慾甚淡。凡嬪御承幸者。一不快意。卽貶入冷宮。或賜之死。宮中謂之薄情天子。獨張貴妃侍帝有年。寵愛無間。然貌慈心狠。妬而且淫。帝叙張妃弑卽不容帝有他幸。枕席之私。流連徹夜。猶爲未足。故雖獨沾恩寵。尙未滿意。及帝末年。嗜酒益甚。幾於晝夜不醒。纔一就枕。便昏昏睡去。任你揀雲撥雨。漠若不知。弄得張妃慾念彌熾。終夜煎熬。積想生恨。婦人好淫慾有此等苦處以故愁眉常鎖。對鏡不樂。有宮婢彩雲者。善伺主意。私謂妃曰。帝與娘娘夜夜同衾。有何不足。而鬱鬱若此。妃嘆曰。如此良宵。身與木偶同臥。尙有生人之趣否。教人懷抱怎開。

彩雲笑曰。此非帝誤娘娘。乃是酒誤帝耳。妃爲之失笑。一夕帝宴於後宮。張妃陪飲。飲至半酣。帝忽問張曰。卿年幾何。妃曰。三十。帝曰。以汝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明日貶汝於冷宮。何如。帝本戲言。而張妃積怨已久。忽聞是言。信以爲實。益增惱怒。頓起不良之意。強作歡容。變夜手持大盃敬帝。帝本好飲。且不知是計。接來一吸而盡。飲已無數。猶頻頻相勸。及帝大醉。不省人事。張妃乃命宮人扶入。寢於清暑殿內。餘宴分賜內侍。命各去暢飲。不必再來伺候。內侍退訖。獨存心腹宮婢數人。泣謂之曰。汝等聞帝飲酒時言乎。帝欲殺我。汝等明日皆賜死矣。宮女亦泣。妃曰。汝欲免死。今夜助我舉一大事。不但可免大難。且有金帛給汝。否則唯有死耳。宮人皆曰。唯命。乃走至帝所。見帝仰面面臥。爛醉若死。妃令宮女以被蒙帝面。身坐其上。按住四角。使不得展動。良久起視。則帝已悶絕而死矣。俗云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猶自可最毒婦人心此之謂也妃見帝死。召內侍至前。悉以金帛賂之。囑其傳報外廷。但言帝醉後。遇魘暴崩。外廷一聞帝殂。飛報道子。道子

聞之。又驚又喜。驚者驚帝無故暴崩。喜者喜帝崩之後。則大權獨歸於己。急召國寶謀之。國寶曰。臣請人作遺詔要緊。遂飛騎入朝。其善來時已半夜。禁門尙閉。國寶扣呼求入。黃門郎王爽。厲聲拒之曰。大行宴駕。皇太子未來。敢入者斬。有與風大臣國寶失色而退。黎明。百官齊集。共詣道子。請立新君。道子意欲自立。而難於啓口。使國寶示意羣臣。車胤附道子耳語曰。王恭。殷仲堪。各擁強兵於外。相王挾天子以令之。誰敢不服。倘若自爲。彼興問罪之師。長驅至京。相王何以禦之。道子悟。辛酉。率百官奉太子卽帝位。是爲安帝。當是時。執政者一昏聩之人。登極者又一愚幼之主。羣臣依違從事。唯務苟安。帝崩之由。皆置不問。張妃始猶疑慮。恐怕廷臣究問情由。大禍立至。及梓宮旣殮。外廷無人問及。私心暗喜。可憐一代帝王。死於數女子之手。把一親手弑逆的人。竟輕輕放過。可憐識者有以知晉祚之不長矣。却說王恭聞帝宴駕。星夜起身到京。舉哀畢。仰宮殿嘆曰。佞人得志。國事日非。懷棟惟新。便有黍離之嘆。奈何。故每見道子國寶。輒厲

聲色。

後屬聲色於國計何益

二人積不能平。遂有相圖之意。國寶說道子曰。王恭意氣凌

人。不如乘其入朝。伏兵殺之。以絕後患。道子胆怯不敢動。或亦勸恭以先誅國寶。可免後憂。恭不能決。謀之王珣。珣曰。國寶罪逆未彰。今遽誅之。必大失朝野之望。況身擁強兵。發於輦轂之下。誰謂非逆。我意俟其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除之。亦無憂也。恭乃止。冬月甲申。葬孝武帝於隆平陵。恭亦還鎮去了。自是道子益無忌憚。日夜沉湎。杯不離手。除二三諧臣媚子外。賓客罕見其面。一日有客進謁。道子以其求見數次。不得已見之。其人姓桓。名元。字敬道。溫之庶子也。叙出亂臣之首以伏晉亡之由其母馬氏。常與同輩夜坐月下。見一流星墜銅盆水中。光如二寸火珠。爛然明朗。同輩競以瓢接取。皆不能得。馬氏取而吞之。遂有感懷孕。及產時。有光照室。人以爲瑞。故小名靈寶。嬪母每抱詣溫所。必易人而後至。皆云體重於常兒數倍。溫甚愛而異之。臨終。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秀朗。博綜藝術。兼善屬文。每以雄豪自處。負其才地。謂宜立朝居要。而朝

廷以其父溫得罪先朝。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嘆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戀此何爲。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之勳。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率先奉上者。誰之功耶。疏寢不報。今見孝武已崩。道子當國。望其引用。故來進謁。那知桓元來見時。道子已在醉鄉。蓬首閉目。昏昏若睡。元至堂階。衆賓起接。道子安坐如故。左右報曰。桓南郡來。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途欲作賊。其子若何。桓元語爲道反元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笏對曰。故宣武公黜昏立明。功高伊霍。紛紜之言。宜不足信。道子目視重曰。儂知儂知。醉態如畫因舉酒囑元曰。且飲此。元乃得起。由是切齒於道子。不發一言而退。歸至家。獨坐堂中。怒氣不息。其兄桓偉見之。曰。弟有何事而含怒若此。元曰。吾父勲業蓋世。子孫失勢。爲庸奴所侮。因備述道子語。曰。吾恨不手刃之也。無端受侮怪不得他恨偉曰。朝政日紊。晉室將敗。時事可知。吾桓氏世臨荊州。先宣武遺愛在彼。士民悅服。荆

益名流。皆吾家門生故吏。策而使之。孰不心懷報效。况仲堪初臨荊州。資望猶淺。今往歸之。彼必重用。借其勢力。結納羣才。庶可得志。毋庸留此徒受人辱也。元恍然大悟。乃盡室以行。往投仲堪。山猛虎矣先是仲堪到官以來。好行小惠。政事繁瑣。荆人不附。又與朝廷不睦。恐爲國寶等所圖。正愁孤立。一聞元至。知其素有豪氣。爲荆土畏服。不勝大喜。忙卽接見。邀入密室細語。謂元曰。君從京師來。必知朝廷虛實。近日人情若何。元曰。大臣昏迷。羣小用事。朝政顛倒。日甚一日。是以脫身西歸。委誠足下。且更有一說。君及王恭。與道子國寶。素爲讐敵。唯患相斃之不速。今道子旣執大權。與國寶相爲表裏。其所黜奪。莫敢不從。孝伯居元舊之地。尙未敢害。君爲先帝識拔。超居大任。人情不附。彼若假托帝詔。徵君爲中書令。君將何以辭之。如是則荊州失而君危矣。以危言惕之新仲堪曰。吾正憂之。計將安出。元曰。孝伯疾惡深至。切齒諸奸。君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東西齊舉。元雖不肖。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勳。

也。君豈可坐而失之。仲堪然其計。卽與共謀軍事。此桓元白却說王恭自還鎮後。

深惡國寶所爲。正欲舉兵誅之。一日致書於仲堪曰。國寶等亂政益甚。終爲國

禍。願與君併力除之。仲堪得書以示桓元。元曰。恭有是心。正君之大幸也。烏可

不從。於是仲堪復書王恭。殷王遂深相結。連名抗表。罪狀國寶。舉二州之兵。同

時向闕。國寶聞王殷兵起。恒懼不知所爲。命其弟王緒。率數百人。戍竹里。以伺

動靜。夜遇風雨。人各散歸。道子召國寶謀之。國寶茫無以對。但云內外已經戒

嚴。國寶退。祇辦得一副本。王珣車胤人見。道子向二人問計。珣曰。王殷與

相王。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道子曰。得無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與。

大王寧有爽之罪。孝伯豈宣帝之儔耶。道子曰。國寶兄弟。勸吾挾天子以征討。

卿等以爲然否。車胤曰。昔桓宣武伐壽陽。彌時乃克。今朝廷遣兵。恭必拒守。若

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不識何以待之。道子曰。然則若何而可。二人曰。今有一

計。恐相王未必能行。若能行之。兵可立退。道子急問何計。著急見二人曰。王恭、殷